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鈍吟雜録 總目 卷一二

詳校官中書臣吳 璞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 鏞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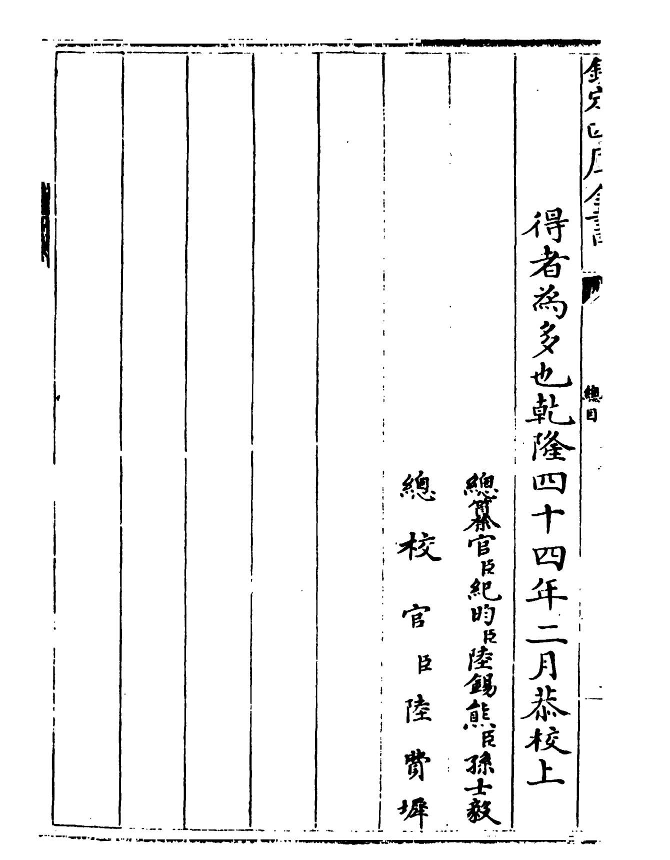
鈍吟雜録總目　　雜家類六 雜編之屬

臣等謹案鈍吟雜錄十卷

國朝馮班撰班字定遠號鈍吟居士常熟人卷

首自署曰上黨從郡望也是書凡家戒二卷正俗一卷讀古淺說一卷嚴氏糾謬一卷日記一卷誡子帖一卷遺言一卷通鑑綱目糾繆一卷將死之鳴一卷班著述頗多歿後大半散佚具猶子武搜求遺藳僅得九種裒而成編家戒多涉歷世故之言具論明末儒者之弊頗為深切正俗皆論詩法讀古淺說多評詩文日記多說筆法字學皆閒附雜論嚴

氏糾繆辨嚴羽滄浪詩話之非誡子帖多評
古帖論筆法末附以社約四則皆論讀書之
法遺言將死之鳴皆與家戒相出入綱目糾
繆未成書僅標識五條武錄而存之耳大抵
明季諸儒守正者多迂鶩名者多詐明季詩
文沿王李鍾譚之餘波偽體競出故班諸書
之中詆斥或傷之過激然班學有本原論事
多達物情論文皆究古法雖間有偏駁要所



得者為多也乾隆四十四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鈍吟雜録卷一

常熟馮班撰

家戒上

讀李習之答朱載言書云其理是而詞章不能工者太公家教也今此書不傳習之所謂不工者我不能與之覆較顧嘗思之矣謂之家教是父兄以教其子弟者也不應雕飾文詞其理是矣則於聖人之所謂修身齊家

入以事父兄出以事長上者必有當焉矣是天下之良書也惜哉我不及見不得採取以善我身教我子弟可勝歎耶我無行少年不自愛不堪為子弟之法式然自八九歲讀古聖賢之書至今六十餘年所知不少更歷事故往往有所悟家有四子每思以所知示之少年性快老人諄諄之言非所樂聞不至頭觸屏風而睡亦已足矣無如之何筆之於書或冀有時一讀未必無益也是即李習之所謂詞章不工者勿以文字求我

孟子曰堯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只如此便完全是箇堯舜故曰人皆可以為堯舜俗人只為不知學問識見淺薄遇要緊處料理不來任情隨俗做得不好便把人品弄壞但孝悌二字甚不易料理沒有十二分學問舉手動足便錯了

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為仁之本歟此是儒者功夫中庸曰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

之是儒者學問蒲團上騃坐殊不了事

程子教人讀書曰一部論語未讀時是這般人讀了只是這般人便是不曾讀一般此言最懇切最難讀者論語聖人說話簡略說得渾融一時理會不來是難讀也亦最易讀讀一句是一句理會得一分是一分是易讀也不似他書認錯了要誤人趙普用半部論語治天下大是會讀書如吾所見只一二句便終身受用不盡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亦是一句說話但此

是道家學問不如易云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積字最妙積善成名不是虚名這名便不害事若為惡於冥冥者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惡字一毫来不得如老子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這話却好小人只看了疎處不曾看他不漏處便去放肆是他識見不濟看理不明也　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這便是積的工夫

俗語亦有益人處吳人諺云風潮過了世界在吾一生

用之雖經歷事變至今無大患但衆人洶洶時不可隨他自已有個把捉洶洶的定了便受用
太平時做錯了事却有救亂世一毫茍且不得一失脚便送了性命
信而好古温故而知新是讀書得力處
儒者有一種門户有一種習氣須洗得盡方是好學的人方是真儒
君子之孝莫大於教子孫教得好祖宗之業便不墜於

地不教子弟是大不孝與無後等

儒者之業莫如讀書記誦以為博是讀書病處亦强似不讀

讀書有一法覺有不合意處且放過去到他時或有悟入不可便說他不是

君子立身行已只要平實不行險則無禍患不作僞則無破敗此是實實受用儒者功夫不是老生常談君子居易以俟命不願乎外只是一個平戒慎乎其所不睹

恐懼乎其所不聞方是實

士人讀書學古不免要作文字切忌勿作論成敗得失古人自有成論假令有所不合闕之可也古人遠矣目前之事猶有不審况在百世之下而欲懸定其是非乎宋人多不審細止如蘇子由論蜀先主云據蜀非地也用孔明非將也考昭烈生平未嘗用孔明為將不據蜀便無地可措足此論直是不讀三國志宋人議論多如此不可學他 致堂胡氏作讀史管見其論人也如酷

吏之獄詞見法輒取不原情不考事君子惡稱人之惡此便是他心不正癖於惡人而不知其美斯言之玷也

孔子每言仁孟子竝言仁義義字難體認有硜硜小人之義有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之義更有刺客游俠盜賊奸人之義君子不可不明辨也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賢臣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孝子也僨國事滅家族以死求名者賊儒也亂臣逆子之尤者也

所欲有甚於生者死有所不敢愛儒者之死忠死孝仁之至義之盡也然子死孝父必不全臣死忠君必有患忠臣孝子平居無事不忍言之近代有平居無事處心積慮冀君父之有難以成其名者其人名不便言此亂臣賊子之不若也讓千乘之國好名者君子猶不取况乎幸君父之有難社稷蒼生六親九族一切不顧而可曰仁義乎好名之患真有不可言者

曹孟德將殺陳宫謂之曰公臺如卿老母何宫曰老母

在公不在宫也婉而不屈然竟全其母方孝孺將死曰必無十族此為不如陳宫矣孝孺雖遜詞亦不免九族然亦不至於十族矣

誦農黄之書用以殺人人知為庸醫也誦周孔之書用以禍天下而不以為庸儒我不知何說也庸儒者非孔子之徒也不惟一時禍天下又使後世之人不信聖人之道

食人之禄者死人之事君子當大難亦不徒死也持其

危扶其顛盡心力而為之事窮勢極然後死焉斯可以言事君之節矣文文山其人也

君子有心於古道慎無以學術誤天下

樂無與於衣食也金石絲竹先王以化俗墨子非之詩賦無與於人事也溫柔敦厚聖人以教民宋儒惡之漢人云大者與六經同義小者便麗可喜言賦者莫善於此詩亦然也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詠之何害　風雲月露之詞使人意思蕭散寄托高勝君子為之其亦賢

於博奕也以筆墨勸淫詩之戒然猶勝於風刺而輕薄
不近理者此有韻之謗書唐人以前無此不可不知也
君子不親教延師亦是難事氣習相染師不如友愛子
弟者必慎其所與得淳厚有家風者為上其次則自好
喜讀書者市井輕薄最不可近
先兄謂我曰見利思義義不勝利小人必不能自克我
應之曰不若見利思害無故之利害之所伏也君子惡
無故之利況乎為不善以求之乎君子固窮不求利所

以無害則利莫大焉

或曰裴晉公之功名富貴可謂盛矣還帶小善恐不足以致之余曰大人君子好義為善其根伏於胸中如火之伏於薪下也特未發耳一發則燎原矣晉公之致福亦猶火發之燎原也事之大小非所計也匹夫匹婦一事之善如將枯之禾偶得一溉其福微矣然必勝於不為一善者

韓商之道其用民也殘其養民也狹施之於亂世可以

徼利事平則受其禍矣秦二世而亡是也天道神明好此術者必有殃

君子以禮義安人養人俗儒則以禮義桎梏天下不知禮義之本也漢儒釋經不必盡合然斷大事決大疑可以立可以權是有用之學去聖未遠古人之道其有所受之也宋儒視漢人如讐是他好善不篤處

談性命敘人倫苟無宋儒人其為鬼魅乎但於世事上少疎施之於事不見作用朱子嘗自說如此

尚論古人不是與古人爭是非好譏評者其為學必不得益

昔人有作中山狼傳者為負恩者喻也中山狼所在有之但無與老牸枯樹語則可矣斯言也不更事者不知也小人之敢於為惡有助之者耳天下惟助惡者為無人心

禍福之來天與人相參詩曰自求多福書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一委之於命者愚人也紂曰我生

不有命在天此其所以亡也

盛怒不可飲酒

凡人之是非當決之於君子儒者之是非當裁之以聖人之言苟不合於仲尼雖程朱亦不可從也　聖人好讀書豪傑好讀書文人亦好讀書惟宋儒不好讀書

夫子曰性相近也孟子曰性善較說得透爽夫子曰習相遠也朱子曰氣禀所拘人欲所蔽較說得圓滿虎狼好搏噬是氣禀所拘父子不相食是性善相近處正是

善相遠處即是惡大抵惡是第二層念頭善念是獨發的惡念是有對而發的須知甘食悅色亦是善方可言性善好甘不好苦好美不好惡自愛也未有不自愛而能愛人者君子有時損已以益人只從自愛處推出

阮嗣宗至慎不臧否人物陶淵明詩篇篇說酒不及時事

顧仲恭先生不能作詩嘗自言不解其故余告之曰溫柔敦厚先生似不足

道家有雷門忠孝一派其說曰精炁者身之本也不愛精炁者為不孝心者身之君也不敬其心者為不忠我最愛此說

君子處人骨肉之間不可無作用亦不必多巧只是一個平恕一個忍耐

六親不和有孝慈君子不可不勉

婣婭用事則婦女生變外家太親則兄弟疎

嫁女娶婦但擇儒素有家法者最善古人云娶婦當娶

其不如我者嫁女當擇其勝我者此言大有病外家貧薄為累最重不可以一端盡且婦女之性罕能自卑只如婣妾此不如我家亦甚矣一旦得寵目無正嫡不如我家不足恃也勝我之家娣姒必多富貴婦女以家勢相軋我家子女必為所薄則一日不能安矣勝我不如我相形爭之道也儒者論事多空中揣量不試實事故多敗齊家治國平天下道理須是實實體貼空中揣摩便是白面書生不通事勢為天下安用腐儒謂此輩也

孝經孔子之行也小學朱子之行也但朱子有小疵處醇儒不習事也亦不過一兩段耳此良書不可不讀

宋儒有四大病近代猶甚不喜讀書則君子小人漸無別不作文字則詞氣鄙倍而不自知不事功業則無益於世不取近代事則迂疎

君子使人可愛不如使人可敬敬人者人恒敬之未有可敬而不可愛者也

孟母敬姜千古難得婦人教子未有不敗壞者也父欲

教子者必不可使毋攙一字

莊生喜言上古上古之風必不可再得於今日徒使晉人放蕩不事事宋儒專言三代其於三代之事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徒使方孝孺輩迂執不通其言不同誤天下蒼生則一也

為子弟擇師是第一要事愼無取太嚴者師太嚴子弟多不令柔弱者必愚剛强者懟而為惡鞭扑叱咄之下使人不生好念也凡教子弟勿違其天資若有所長處

當因而成之教之者所以開其知識也養之者所以達其性也年十四五時知識初開精神未全筋骨柔脆譬如草木正當二三月間養之全在此際噫此先師魏叔子之遺言也我今不肖為負之矣

子弟不可把世間刻薄事教他子弟刻薄一時無所展其惡必先施於父母則不孝必先用於兄弟一家不和則萬事瓦裂矣兄弟至親至近不和便伸手動脚不得外人不和只一遍相爭便走開去了兄弟不和終身併

做一處有許多不便世人之不睦於兄弟者自以為得計我不知其何心

子弟小時志大言大是好處庸師不知一味抑他只要他做個庸人把子弟弄壞了又有一種人一味奬譽都不課實後來弄得虗驕都不成器子弟小時極難調養

與君子交當以恕君子或有不如人意時也與小人交當以敬小人好侮人也

不為快意語不作快意事人世尤悔十分便減却七分

言有近正而實不近人情不合聖人之道者儒者多有之大略近於隘狹便不是好話

釋氏言地獄報應儒者矯之遂言無鬼無鬼非聖人之言即為異端若無鬼則聖人宗廟之禮愚且誣矣此種議論大害事能知阮宣子是異端可與言儒矣

俗人說通變只是小人而無忌憚不是君子之時中

文人儒者大有異端不信五經喜毀古賢人招合虛譽立黨敗俗皆聖人之罪人少正卯之流也

善氣迎人親於兄弟逆氣迎人慘於戈矛

知人則哲惟帝難之然亦有一法大略取其平和近人情者則十得六七矣

周孔之道是謂之儒人不可不學儒學儒必從師師最難得不近人情不通世務不讀書者便是小人儒　俗儒多傲便不合孔子之道儒者必謙俗儒多短見故好非古人

凡學問皆須實見實行不可虛空揣摩

吾見人家教子弟未嘗不長歎也不讀詩書云妨於舉業也以余觀之凡兩牓貴人粗得名於時者未有不涉獵經史讀書好學之士不幸而躓於場屋猶為名於一時為人所宗慕其碌碌不知書者假令竊得一第或鼎甲居翰苑亦為常人其老死無成者不可勝計豈曰學古不利於舉業乎又不喜子弟學道脫有差喜言禮義者呼為至愚不知所謂道者只在日用中惟不學也居家則不孝不悌處世則隨波逐浪作諸不善才短者猶

得為庸人小有才者往往陷於刑辟中世網而死其人不可勝屈指也見三十年前士人立身尚依名教相見或言詩書論經世之務今則絕無矣有一老儒見門人讀書則杖之罰錢一貫斯人也竟困於青衿而死亦何益哉

仁義聖人之道也徐偃王宋襄公以之敗亡而儒者猶稱之斯亦仁義之惑也韓文公作徐偃王碑公羊稱文王之師是已近代建文君又不及此二君者也至今好

事者猶惜之或曰仁義足以敗亡乎余曰此徒慕而為之其心則善矣實不得聖人之道也如燕噲之讓子之亦慕堯舜也此亦可稱乎建文君有大罪令人不知耳夫子言孟莊子之孝以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為難能也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建文不孝不孝足以亡國但其心實慕善當時臣下果於行其所學顛覆典刑遂以至於亡也堯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建文之九族何如是烏能法堯舜哉

人各有業所以為生也祖父之業生而習焉長而安焉廢而習其所習敗而無成者十八九矣讀書業之美而貴者也奈何其廢之乎

人於其所業當竭一生之力而為之毋求其便者必為其難者吾少年學舉子之業敎我者曰此敲門甎也得第則捨之矣但獵取其淺易者可以欺考官而已遠者高者不足務也必無人知則躓矣後從魏叔子先生見繆當時先生二先生之言曰欺人者欺之以所不知也

盡天下之人方竭才力以爲舉業誰不知者而子欲欺之以淺易子其困矣始知向來之誤也農必爲良農賈必爲良賈工必爲良工至於士人之業乃欲爲其不良者何也　爲人之所不能爲知人之所不能知盡心力而務之不得利必得名人皆不如我我得名利也　鼓鐘於宫聲聞於外天下未有有其實而無其名者　何雲有文名時人重之然無名者其人妒嫉同學者惡之也妒嫉極損名如張湯有後可以爲法

俗人多不喜子弟習技只是一個俗如書射自是正經學問如何不知他如琴弈之類近雅者亦不妨為之我見一周叟投壺百發無誤意甚愛之二郎好畫我不以為不可但有一說不精而為之便是廢日苟能精之則古人亦如此也先君子不讀星命之書多為日者所欺然猶無大害有一郭春卿其父葬得吉壤生春卿讀書數行俱下不過二遍則暗誦矣後為惡人所誤言不吉發之紫藤纏棺斬之流汁如血春卿歸讀書強記不復

如前矣竟以一老青襟卒先兄為俞仰橋所欺徙先祖
母墓我家遂貧此大誤也如醫亦是要事毛介季患嗽
以夏月多飲水冷痰在膈中醫以為癆藥有天冬我見
之愕然曰服此將甚已而果劇易醫而痊錢履之冬月
病痢醫用黃連其人腑臟素患虛寒我與錢夕公皆云
不可履之不信也後得名醫來夕公以其意告之投桂
附而痊不然幾斃如此類不可盡述君子不可不知醫
不知則為庸醫所欺害至於殺身讀農黃之書操死生

之權或以為賤業何哉但不精亦誤人學之須審耳我未嘗自用藥有所鑒也

為學全在小時年長便不成然年長矣亦不可不勉

為惠而望報不如勿為此結怨之道也

小人至惡然其所為可以情理揣量必有不利彼亦不為也惟愚人為不可知愚者自以為智其惡往往出人意外不可防也先兄每戒人勿近愚人吾始謂不然及更事多然後信之不惟愚人老而耄者亦不可近

終日言人之善人未必信然所益多矣惡人所爲有人不肯信者必不可言待其自露可已友人有狎一小人者吾諫之再三至掩耳而起後經半年始謝吾曰果如尊言葢悔之也

鈍吟雜録卷一

鈍吟雜録卷二

常熟馮班撰

家戒下

好伐惡者老子所謂代大匠斵也希有不傷其手者矣朱夫子云君子之待小人不惡而嚴世有傲慢於此輩者自以為嚴過矣嚴者須敬以處身

為善無他法但處心平易使常有喜氣自然無不善

天主教人言殺生無報應吾應之曰儒者方長不折草木無知豈有寃報只自全其仁心而已王梵志云辛苦因他受肥甘為我須莫教閻老判自取道何如

粗中者不可以訴情好奇者不可與慮事辯口者不可與言理

凡為天下國家雖有善法美意行之必有次第不知緩急先後則害事

廉者量多窄其病在酷而無所容所以清官無後為上

不寛聖人所戒　君子不為不可繼事有便於一時而後世為弊者不可不知也

古人之善意可師也然臨事亦須審其所急如南宋之時岌岌將亡矣而儒者方講井田封建豈當時所可行耶又非薄管仲亦何益於事我讀陳同甫文集未嘗不恨也君子使人也器之如管仲子產遇湯武豈不為賢臣乎

範我馳驅終日不獲一禽罪在嬖奚不在王良儒者好言範吾馳驅而不計功業皆嬖奚而加之以愚

者也此言非欲詭遇也正謂範吾馳驅非失禽之道也使王良御后羿操弓雖若丘陵可矣儒者做事不來須要還我一個嬖奚若只是自己無能則孟子之言非藏身之地　儒者多言管仲詭遇非也五伯假之也正假這個馳驅之法仁義是也管仲範吾馳驅而假者也詭遇是決做不得的若使王良復為之亦恐不能善其後東野之敗駕可見矣我嘗讀史見小人之好為詭遇者其後必有大敗

毋友不如己者取友之道也毋求備於一人使人也器之為上之道也

君子有容人之量所以可重然有人焉不可情求不可以理喻不可以勢禦更不可利結此人之難容者也斯人也所為如此不有人禍必有天殃且宜待其自及勿與爭也

小人之怒氣衰則止惟君子之怒不可犯

終身讓行不枉一舍此至言也荀子曰君子讓而勝

三人行必有吾師焉況於古人乎儒者曰三代已後無完人後儒因之遂不肯學三代以後之事噫三代之事其傳者百不一存也不法後賢其於天下之事不知者多矣

一家之人各以其是非為是非則不齊推之至於天下是非不同則風俗不一上下不和刑賞無常亂之道也李卓吾者亂民也不知孔子之是非而用我之是非愚之至也孔子之是非乃千古不易之道也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一部春秋不過如此

好令而不知古則俗知近而不及遠則陋俗陋之人難以語道矣

讀古人之書不師其善言好求詭異以勝古人者愚之首也

人有好事必成就之勿沮敗也佐饗者嘗焉我將獲其利

過情之事雖善不可為

臨事不可有成心然志於善不為惡其立志亦不可不定也

為政不以方略而曰我不貴權詐此君子之過也戒諭愈繁而民不從無權略也君子之有方略所以便民不以詐也

盲者處平而不陷深谿愚者守靜而不陷危險是謂善避其所短為人不可不自知其短

好更張者不知為政喜事者難與為善

好以言欺人者無口者也言雖辯人不聽之則辯无益也言即誠人猶疑之如是則誠亦不行矣此與喑啞者同

孟子曰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與自殺之也一間而已嗚呼辱人之父兄人必辱其父兄令之好罵人者不思而已

近火先燒近水先溺好利之人不可近我必喪其利也好傷人者人皆知避之矣不知好利之至未有不傷人

者

好小利必有大不利

百里奚之功業遠不如管仲孟子賢之却勝於管仲則不免刻論此有說也使管仲當七國必并天下而王矣然管仲得志則湯武之事其遂絶於後世乎漢唐以來可見矣如蕭何即管仲之亞也漢道不如三代孟子病其如此故不得不痛抑之又商君之流皆自托於伯術亦仲之流弊也孟子之言以救時也飯牛之汚當時說

容以自托者多矣孟子賢百里奚而辯之亦救時之論耳宋人不知也

今之儒服者其為善也皆不取孔子之道而好言釋氏儒教衰矣儒教衰則生民受其弊此不在學釋氏也好善之念未嘗忘於人心有釋氏而不學儒也韓文公亦自不得不辨學者能以儒道治天下齊家修身則不在辨釋氏儒者亦自有性命之學顔曾公學道學釋不妨為忠臣為儒者

君子之道即聖人之道也子産有君子之道四乃云子産於道槩乎未有聞朱子之言我有所不敢信事上敬行己恭養民惠使民義此四者終身由之亦恐未必能盡不知朱夫子內省於此何如

殺人如草却買螺蜆放生以此為為善吾不解也近有奪母弟之生業而飯僧以求福者此何心哉此何心哉

讀書當讀全書節抄者不可讀

大儒之為義也蒼生受其福小儒之為義也不惜其身

以禍天下此不講於義之過也此亦不讀書之病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故不更事者不能讀書霍子孟
不學無術有才德者又不可以不讀書
宋人不以讀書為學故曰顔魯公子產管仲不學不知
此諸君子者立身行已均天下治國家一塊純是讀書
中來聖人極教人讀書子路云何必讀書夫子以為佞
也
儒有好學而不能立功立事者不是讀書無益只是不

會看書觀其尚論古人處皆是以意是非不曾實實體驗如此則讀書無益斯言也儒者必不信請以一事為證只在論語註中也程子論討陳恒乃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其言甚正以實考之則是虚論夫子尚不能得於魯哀公能請之周天子乎當時無方伯不知程子欲告何人恐不免要告晉人則夫子不能得於三家能得於六卿乎三家甚苦陳恒自陳氏得政魯人無歲不被兵於討陳恒則不可若晉之六卿其善陳恒也至矣豈

可告乎又云率與國以討之霸者為會盟有諸侯故能摟諸侯以伐諸侯魯人將與何國乎此竝不曽實考究思量程子千古之儒宗我豈敢少之哉只於考論文字少工夫大畧近來儒者為正論多是硬板死局不考實勢所以做不得事小人茍且趨利詆薄大儒亦為儒者有此一種議論與此輩作口實也　孔子云以魯之衆加齊之半程子不曽思量耳齊之不與陳恒者則是齊之義士其與陳恒者是小人懷其施惠而不知大義

者也因齊之義士以伐其不義者正是王道非兵家較力之説也

能修身則六親宜之朋友敬之雖末世薄俗無害也能齊家則上下有節衣食有度雖貧而不困也聖人之道只在日用間

有所不為則人信之

多能鄙事則為人役亦要酌量藝之勞而賤者身之災也

隱士不避賤業能自貴也有才能而自晦謂之隱無能之人只謂之不肖

善人為善極有受用處無過一箇心安

人畜守狗為人用也畏虎而惡之為其噬人也虎豈不如狗乎先兄取人好虎而惡犬臨難所以不救也我至今以為歎

君子一飲一食一言一語一舉一動未有不讓子路率爾而對夫子哂之漢文即位東嚮讓者三南嚮讓者再

禮也自藩王為天子可無讓乎儒者譏之為不知禮矣若如所論則一部儀禮大半是偽周公亦可譏乎

臨大難當大事不可無學術

熟看廿一史便知自古天下之不治皆由於家不齊然後可以看大學不然便以為架子說話

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有子曰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儒者務本只在這裏做工夫去盡心則

知性知性則知天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如此便可以觀心擴而充之便是盡心程子云本來性中只有箇仁義禮智何嘗有孝弟這句話不曉得飯是米做如此說本來混成無名無字又何嘗有仁義禮智然程子亦非無所見只是他不會做文字語言說得爽口便有滯處學者當會他意思便曉得他不錯

存心養性只在慎獨工夫

看朱夫子註易知王弼殊不濟看詩却不如毛公詩是八面看得活潑潑的朱子以文害詞以詞害志一肚皮不信看得死了狹了便無用毛公雖不必盡得却有來歷說得開闊鄭公亦無大發明朱夫子之易更勝似程子他人非所論也朱子大略於文字處粗詩是一部文章

初隨俗看性理雅不服朱子後讀朱子語類始知先儒俱是天下第一等人但未免大醇小疵後儒專取他那

小疵處便不好看可恨集性理的全無見識今日後生輕躁非薄古人皆不知學問者也朱子引京房易傳性理疑似誤字當時人不學如此

韓子愛今文而古之歐陽子愛古文而今之古之弊有限今之弊不可勝言有心於古文者能稍變今日之俗文易之以古則善矣雖然吾懼其不能行也古文之絶已久

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我愛其禮文章者儒教之

餼羊也儒者惡文字惡讀書恐天下之人皆化為市人矣不讀書何以知聖人之道不作文字何以教後人如儒家語録率然之語往往意是而詞有病後人讀之誤認便害事不修文字也程子云做得文章好便是不幸此只是為東坡而發不知有文章者未必知道知道者却須能文孟子子思曾子文字俱好宋文不尚理所以儒者不愛文

賈子過秦班孟堅正其失昭明選文遂去一篇古人文

字好惡俱要論理如宋人則任意亂說只鍊文字謝疊山文章規範猶非他專以誣毀古人為有英氣此極害事

君子見賢思齊如讀春秋於易牙豎刀之事則當思賢臣之言不用其禍如此王景略之於苻堅桓公之於管仲是也如衛靈公之於史鰌則善矣讀李習之幽懷賦則當思韓門文字如此韓退之化也其有功於萬世如此讀唐史見陽道州之事則當思諫臣之道不在肩肩

言瑣碎苟蹇責以取厭人主如用宰相國之大事君子去小人進國家存亡所關事無急於此者諸葛公云親小人遠賢臣後漢所以傾頹是也裴延齡不為宰相道州之力如此則讀書有益若歐公上范司諫書蘇公管仲論皆不足取歐公讀李翺文是一篇大關係文字但云韓吏部得一飽而足非君子之言也吏部為人見唐史文集具在豈不如習之乎歐公性不好善要求古人過失說話帶口病此是大過其去讒人佞夫不能一寸

誣善游詞君子勿為也

有一禪者好狎孌童又好賭博我譏之嚴武伯酷辨以為禪者不妨其論甚高我不習禪不解也問之一法師乃曰居士視此人所作是慧是癡若只是癡便做不得我見其人兩目有顙相法當淫乃自以為重瞳思做天子尤可怪

福德報應之書頗多膚淺然嘗讀之使人多發善念亦養心之一助

米元章論書不喜顏魯公正書蘇子瞻論文不喜揚子都聽他不得

儒書尚實行不離日用歐陽子云聖人教人性非所急不知日用間喜怒哀樂那一件不是性修道之教教箇甚麼

不愛人不仁也不知世事不智也不仁不智無以為儒也未有不知人情而知性者

張子言無極即在鵝湖所言太極內亦不曾差只是意

見不同耳如列子更增出許多層數亦不差只是易所謂太極凡看異說如譯語人曉得不同處未嘗不同便會看書省却許多諍論

善戲謔兮不為虐兮君子之戲如虛舟之觸可喜也而不可恕戲語毋傷人心人有所諱不可不避好訐人之諱忌禍之道也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事之難者也若曉得人所不欲己雖不以為苦亦不得施於人方是恕

小人做惡事只是見事不透君子為善只是看理透看理不透雖有善意往往成了不美之事

持論刻則使人不樂為善

小人無所容君子懼不免如此未有不敗者也

我目所見二君子皆不得中道趙脩鶴不容小人黄石齋不容君子二君俱不可居上者也不寛也惜乎君子也未聞孔子之大道也

讀書須求古本近時所刻多不可讀

不學道而好仁不妨忠厚不學道而好義必恔惡皆愚也而有分别

儒者只說是非不論利害是大病利天下者是也害天下者非也是非莫大於此

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毋使人以所不知所不能

開卷疾讀日得數十卷至老死不懈可曰勤矣然而無益此有說也疾讀則思之不審一讀而止則不能識憶其文雖勤讀書如不讀也讀書勿求多歲月既積卷帙

自富經史大書只一遍讀亦不盡

少壯時讀書多記憶老成後見識進讀書多解悟溫故知新由識進也

嘗讀文中子問諸葛孔明能興禮樂否先君子曰上下和輯是樂朝廷軍旅有制是禮又嘗問曾子一貫先君子曰曾子孝於時聞之悚然後更讀孝經大學遂無疑正心誠意至德要道只是這箇先君子學識如此而作墓志者殊未及

書是君子之藝程朱亦不廢我於此有功令為盡言之先學間架古人所謂結字也間架既明則學用筆間架可看石碑用筆非真迹不可結字晉人用理唐人用法宋人用意用理則從心所欲不踰矩因晉人之理而立法法定則字有常格不及晉人矣宋人用意意在學晉人也意不周匝則病生此時代所壓趙松雪更用法而參以宋人之意上追二王後人不及矣為奴書之論者不知也唐人行書皆出二王宋人行書多出顏魯公趙

公云用筆千古不變只看宋人亦妙唐人難得也蔡君謨正書有法無病朱夫子極推之錐畫沙印印泥屋漏痕是古人秘法姜白石云不必如此知此君憒憒黄山谷純學瘞鶴銘其用筆得於周子發故遒健周子發俗山谷胸次高故遒健而不俗近董思白不取遒健學者更弱俗董公却不俗　虞世南能整齊不傾倒歐陽詢四面停匀八方平正此是二家書法妙處古人所言也歐書如凌雲臺輕重分毫無負妙哉歐虞一片神骨極

有作用倚牆靠壁便不是歐虞巙巙子山一流人有牆壁所以不好姜立綱尤俗

惡人必有天報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我耳目所聞見多矣灼然不謬不可不知惡人有隱德好人有隱惡其報更有甚者

子孫有一貴人不如有一君子生一才子不如生一長者

處大變與惡人遇當有遜避之道不在悻悻求死臨大

節而不奪是也求死非也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中庸曰天下國家可均也中庸不可能也觀於管子可見矣然天下不均社稷不安以為君子中庸之道我不信也孟子

趙簡子使王良與嬖奚乘一段看差了極誤事孟子却不差儒者差耳

君子失之野寧失之文弒父與君而不知其惡亦從一箇野中來野便無禮無禮則無所不至失之文做惡來

便有關手處

進德修業只懈怠處便是墮落處

好言所不知自欺也因以欺人德之棄也君子戒之

不學而思遂成僻見見處堅固入道之路絶矣今有人焉程子尚是也聰明人用心虛明魔來附之遂肆言無忌至陷王難今有人焉金若采是也儒者言學佛如此二人之誤當自提省不可像了他扶鸞降仙道家戒之決不可為惹魔也金若采全壞於此

少欲則易足易足則身心安樂此是真受用

人之多欲如火伏於薪下纔紅透風則洞然不可撲滅一事引起則諸惡俱發須要鏟去其根方妙

血氣盛時起惡念做惡事却把捉得住但存心好善便不難及至血氣既衰從前習氣一時俱到便把捉不住此是自家實實體驗來他人所不知這箇只為心體不明從前只是強制所以如此

勸人為善不要把苦的勸他至於勸老人不可不先安

他強他便不好

初看程夫子説英氣害事意不以為然後讀朱夫子綱目多不合處似乎議論過當朱夫子自云和氣少始知只此便是英氣害事

禮者非從天降也非從地出也生於人心者也荀子言性惡便不知禮他不過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轉便為李斯

家不齊多由女人女人最難安放

儒教說話須要徵於文獻做事須要讀書與釋教不同
儒者不知看書多可笑處譬如論語云治國其如視諸
斯乎指其掌中庸云治國其如視諸掌乎省文也豈可
曰仲尼不曾指其掌乎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儒者乃譏子貢曰不能如曾子之唯記有詳略安知子
貢不曾唯按此書語氣亦不消唯曾子曰唯門人能問
之子貢若未達如何不問此等皆是宋儒病處
孟子極近人情與迂儒不同

蘇子瞻韓文公碑妙矣然有一句不好走僵湜籍也如讃孔子云走僵顔閔便非好話即讃蘇公走僵少游魯直可乎皇甫持正之文張文昌之詩亦豈易言

詩文風刺須有為而發若無端亂說一味駡人便不是人臣諷諫做不得家常說話有時一發則使人感動程子之講書吾所不取如此能使人主生厭好於本文外生意尤不可

子路曰可使有勇且知方也治賦如此千古以來諸葛

孔明庶幾似之不知管仲如何宋儒看得輕只是不曉事曾西云曾子畏子路朱夫子亦云孟子敬子路子路不知是何等人曾子畏他宋儒却為要尊曾子苦苦排抑他宋儒不知不敬子路便是不學曾子當時門人不敬子路夫子亦不然看書時須自省如此大是無謂便是宋儒心不正處

君子當末世自然不敵小人合君子以攻小人不勝敗壞了國家大事這箇便是黨好君子惡小人公也非黨

也相攻以誤事便為黨不可不知

鈍吟雜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鈍吟雜録 卷三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吳瓖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編修臣汪鏞

謄録舉人臣鍾廷瑛

鈍吟雜録卷三

常熟馮班撰

正俗

詩之興也殆與生民俱矣民生而有喜怒哀樂之情情動乎中形乎言言之不足而長言之詠歌之古猶今也凡物有聲皆中宮商清濁高下雜而成文斯協於鍾石古之有詩久矣仲尼删詩上自文王關雎之事下迄陳

靈株林之剌三百五篇王道淶人事備矣於商惟有頌虞夏僅存於尚書語云吾說夏禮杞不足徵吾學殷禮宋不足徵準是而言直恐當時虞夏殷之文不如周詩之備非略而不取也梁昭明太子撰文選辭賦始於屈宋歌詩起於荆卿易水之歌權輿於姬孔已後於理為得近代詩選必自上古年祀綿邈真贗相雜或不雅馴又書傳引逸詩多不過三數句皆非全篇三百五篇既是仲尼所定又不應掇其所棄昔嘗與程孟陽言詩譬

之犬之拾骨非徒戲言也鍾伯敬掊擊王李不遺餘力獨於此處不知矯正詩歸之作較之詩刪殆有甚焉今按詩人之文至屈宋變爲詞賦漢書經籍志不載五言五言正盛於建安陳思爲文士之冠晁潘陸已降迨於唐之中葉無有踰之者至杜子美始自言詩看子建親蘇子瞻云詩至子美一變也自元和長慶以後元白韓孟竝出杜詩始大行自後文亦無能出杜之範圍者今之論文者但可祖述子建憲章少陵古今之變於斯盡

矣詩騷已前不論可也

古人文章自有阡陌禮有湯之盤銘孔子之誄其體古矣乃三百五篇都無銘誄之文故知孔子當時不以為詩也近世馮惟訥撰詩紀首紀古逸盡載銘誄箴誡祝讚繇詞殆失之矣元徵之集云詩之流為賦頌銘讚大抵有韻之文體自相涉若直謂之詩則不可矣銘讚箴誄祝誡皆文之有韻者也詩人以來皆不云是詩詩人已後有騷詞賦頌皆出於詩也自楚人以來亦與詩畫

界此又後人所分也

書曰詩言志詩序曰變風發乎情如易林之作止論陰陽非言志緣情之文王司寇欲以易林為詩直是不解詩非但不解易林也王李論詩多求之詞句而不問其理故有此失少年有不然余此論者余諭之曰夫鏡圓也餅亦圓餅可謂鏡乎易林之不為詩亦猶此耳若四言韻語便是詩詩亦多矣何止焦氏乎

春秋左氏傳國語所載歌謠皆詩也但不協於弦奏不

施於禮詩人所不收後人撰詩集乃并取之然未為失也　南北朝以有韻為文無韻為筆至於唐季凡文章皆謂文與詩對言今人不知古稱筆語是何物矣

古人之詩皆樂也文人或不嫻音律所作篇什不協於絲管故但謂之詩詩與樂府從此分區又樂府須伶人知音增損然後合調陳王士衡多有佳篇劉彦和以為無詔伶人事謝絲管則於時樂府已有不歌者矣後代擬樂府以代古詞亦同此例也文人賦樂府古題或不

與本詞相應吳兢譏之此不足以為嫌唐人歌行皆如此葢詩人寓興文無定例率隨所感吳兢史才長於考證昧於文外比興之旨其言若此有似鼓瑟者之記其柱也必如所云則樂府之文所謂牀上安牀屋上架屋古人已具何煩贅賸耶又樂府採詩以配聲律出於伶人增損併合剪截改竄亦多自不應題目豈可以為例也杜子美創為新題樂府至元白而盛指論時事頌美刺惡合於詩人之旨忠志遠謀方為百代鑒戒誠傑作

絶思也李長吉歌詩雲韶工人皆取以協金石杜陵詩史不知當時何不採取杜文苑英華又分歌行與樂府為二歌行之名不知始於何時晉魏所奏樂府如豔歌行長歌行短歌行之類大畧是漢時歌謡謂之曰行本不知何解宋人云體如行書真可掩口也既謂之歌行則自然出於樂府但指事詠物之文或無古題英華分别亦有旨也

伶工所奏樂也詩人所造詩也詩乃樂之詞耳本無定

體唐人律詩亦是樂府也今人不解往往求詩與樂府之别鍾伯敬至云某詩似樂府某樂府似詩不知何以判之秪如西漢人為五言者二家班倢伃怨詩亦樂府也吾亦不知李陵之詞可歌與否如文選注引古詩多云枚乘樂府詩知十九首亦是樂府也漢世歌謠當騷人之後文多遒古魏祖慷慨悲涼自是此公文體如斯非樂府應爾文明二祖仰而不迨大略古直樂工採歌謠以配聲文多不可通鐃歌聲詞混填不可復解是也

李于鱗之流便謂樂府當如此作今之詞人多造詭異不可通之語題為樂府集中無此輩語則以為關樂志所載五言四言自有雅則可誦者豈未之讀耶

沈約謝朓王融創為聲病於時文體不可增減謂之齊梁體異乎漢魏晉宋之古體也雖略避雙聲疊韻然文不粘綴取韻不論雙隻首句不破題平側亦不相儷沈佺期宋之問因之變為律詩自二韻至百韻率以四句一絕不用五韻七韻九韻十一韻十三韻唐人集中或

不拘此說見李贊皇窮愁志首聯先破題目謂之破題
第二字相粘平側側平為偏格側平平側為正格見沈
存中筆談平側宮商體勢穩協視齊梁體為優矣近體
多是四韻古無明說僕嘗推測而論之似亦得其理也
聯絶粘綴至於八句雖百韻亦止如此矣如正格二聯
平平相粘也中二絶側側相粘也音韻輕重一絶四句
自然悉異至於二轉變有所窮於文首尾胸腹已具足
得成篇矣律賦亦八韻文苑注中已備記之兹不具論

詩家常言有聯有絶二句一聯四句一絶宋孝武言吴
邁遠聯絶之外無所解是也古人多有是語四句之詩
故謂之絶句宋人不知乃云是絶律詩首尾目不識丁
之人妄為詩話以誤後學可恨之極如此議論亦非一
事也玉臺新詠有古絶句古詩也唐人絶句有聲病者
是二韻律詩也元白集杜牧之集韓昌黎集可證唐人
集分體者少今所傳分體集皆是近日妄庸人所更定
不足据宋人集所幸近人不肯讀古本多存中亦有分

律詩絶句者如王臨川集首題云七言律詩下注云絶句甚分明唐人惟有元白韓杜等是舊次今武定侯刻白集坊本杜牧集亦皆分體如今人矣幸二集尚有宋板新本亦有翻宋板可据耳高棅唐詩品彙出今人不知絶句是律矣高棅又創排律之名雖古人有排比聲律之言然未聞呼作排律此一字大有害於詩吾友朱雲子撰詩評直云七排五排并去律字可慨也

齊梁聲病之體自昔已來不聞謂之古詩諸書言齊梁

體不止一處唐自沈宋已前有齊梁詩無古詩也氣格亦有差古者然其文皆有聲病沈宋既裁新體陳子昂崛起於數百年後直追阮公創辟古詩唐詩遂有兩體開元已往好聲律者則師景雲龍紀矜氣格者則追建安黄初而永明文格微矣然白樂天李義山溫飛卿陸龜蒙皆有齊梁格詩白李詩在集中溫見才調集陸見松陵集題注甚明但差少耳既有正律破題之詩此格自應廢矣皎然作詩式敘置極為詳盡允當今人弗考

蹟蹟已久古詩二字牢入人心令之論者雖子美稱庾開府太白服謝玄暉必欲降而下之云古詩當如此論也至於唐人雖服膺絶謝體效徐庾仰而不逮者猶以爲無上玅品云律詩當如此論吁可慨已

阮逸注文中子不解八病知宋時聲韻之學已微有一惡書名曰金鍼詩格托之梅堯臣言八病絶可笑王弇州卮言不能知其謬也古書多亡余所見書又少沈休文謝靈運傳讃劉彥和文心雕龍統論梗概牽於文勢

不得分别詳言諸書所言時有可徵今畧記於此後有博學之士為吾詳之郭忠恕佩觿云雕弓之為敦弓則又依乎旁紐披徵音四字端透定泥敦字屬元韻端母雕字屬蕭韻端母則是旁紐者雙聲字也九經字樣云紐以四聲是正紐者四聲相紐東董凍督是也劉知幾史通言梁武云得既自我失亦自我為犯上尾兩我字相犯也平頭末詳蜂腰鶴膝見宋人一詩話偶忘其書名乃雙聲之變也上下二字俱清中一字濁為鶴膝上

下二字俱濁中一字清為蜂腰大韻小韻似論取韻之病大小之義所未詳也沈侯云一簡之内音韻盡殊兩韻之中輕重各異詳此則八病俱去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

今本玉篇前有紐弄之圖列旁紐正紐甚明序引聲譜恐是沈隱侯四聲譜聞世間尚有是書應論八病事恨求之不得耳今人律詩但作偶對於此處全不詳何以稱律

唐人律詩有八句全不對者亦有用仄韻者

律詩始於沈宋於時文體不以用事為嫌令人有言五言律不可用事者大謬

七言歌行盛於梁末梁元帝為燕歌行羣下和之今書目有燕歌行集北朝盧思道從軍行全類唐人歌行矣

至唐開元中漸變其體王摩詰尚有全篇作偶句者高常侍多胸臆語盡改古格至李太白遠憲詩騷割截三祖近法鮑明遠而恢廓變化過之雲蒸霞蔚奇中又奇

千古以來莫能逮矣詞多風刺小雅離騷之流老杜創為新題直指時事如掣鯨魚於碧海一言一句皆關世敎後有作者皆本此二家遂為歌行之祖非直變體而已也

太白雖奇然詞句多本古人杜多直用當時語然古人皆言杜詩字字有出處不可不知也

古詩之視律體非直聲律相詭筋骨氣格文字作用迥然不同矣然亦人人自有法無定體也陳子昂上效阮

公感興之文千古絶唱格調不用沈宋新法謂之古詩唐人自此詩有古律二體云古者對近體而言也古詩十九首或云枚叔或有傅毅詞有東都宛洛鍾參軍疑為陳王劉彦和以為漢人既人代未定但以古人之作題曰古詩耳非以此定古詩之體式謂必當如此也李于鱗云唐無五言古詩陳子昂以其古詩為古詩立論甚高細詳之全是不可通秪如律詩始於沈宋開元天寶已變矣又可云盛唐無律詩杜子美以其律詩為律

詩乎子昂法阮公尚不謂古則于鱗之古當以何時為斷若云未能似阮公則于鱗之五言古視古人定何如耶有目者共鑒之

古詩法漢魏近體學開元天寶譬如儒者願學周孔有志者諒當如此矣近之惡王李者并此言而排之則過矣顧學之何如耳近代只學王李而自許漢魏盛唐我不取也恐為輪匾所笑耳

古詩十九首機杼甚密文外重旨隱躍不可把捉李都

尉詩皆直敘無作用尤為古朴江淹所擬從軍一首最合嚴滄浪於此處不解也

陸士衡擬古詩江淹擬古三十首如搏猛虎捉生龍急與之較力不暇氣格悉敵令人儗詩如牀上安牀但覺怯處種種不逮耳然前人擬詩往往只取其大意亦不盡如江陸也

韻書定於陸法言廣於孫愐法言序云與儀同劉臻等夜集論南北取韻不同曰我輩數人定則定矣遂把筆

記之按洛下為天下之中南北音詞於此取正永嘉南渡洛中君子多在金陵故音詞之正天下惟有洛下金陵也然金陵雜吳語其音輕洛下染北音其音濁當法言定韻之夕如薛道衡北人也顏之推南人也當時已自參合南北而後定之故韻非南音也今人但知沈休文是吳興人耳

音韻真自難知如南北曲子北詞用韻極切南多借音吳江沈璟作南詞韻選嚴於取韻令人宗之不知北人

聲切開口便見字韻不得不嚴南人聲浮一字或數轉故韻可借沈君全不解也惟見程孟陽頗知此意耳周德清中州韻所据者止是當時語音自云嘗於都會之所聞人間通濟之語也自沈謝至元時已數百年語音譌變豈可以今時俗間語追定古人聲律耶千載之下知古人音詞正賴於韻書耳既不準信則流俗方言日譌日改何以正之止如詩云思齊太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母婦二字自應讀如韻書矣德清尚不

知不學如此而譏沈休文豈不可歎或難曰周德清誠不知古音矣陸法言輩亦應是當時語言隨時可矣何必古人應之曰古人經學相傳皆有韻讀漢末已有翻語觀陸德明經典釋文可知也休文多學定四聲時自應有本顏之推小學甚深家訓有音詞之篇與法言共定韻書其裁之審矣不如德清直以意究也侏儒問天於長人以為猶近之若問於僬僥則無此理矣德清之論陰陽是也然字音乃有可陰可陽者亦不别出今製

詞者都不知誠齋又有瓊林雅韻全用北音又與周韻不同詩賦古人之業自當以沈韻為主詞曲用周德清可矣

吳才老韻補余初時不伏以為秦漢古書多韻語不應多據唐人也後自為之三十年不成乃知才老此書最得其宜古人不可妄議如此

安陽姚逸老不知是何人其書迹似元人寫一韻書凡古字律詩不便用者盡去之前列韓文公一律賦杜少

陵五七言各一首皆詳注宮商輕重題云詩賦式此甚有意嘗見此書於友人處其人已亡不知存否有暇當更為之初學者所宜用功也

杜陵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近日鍾譚之藥石也元微之云憐伊直道當時語不著心源傍古人王李之藥石也子美解悶戲為諸絕句不知當今學杜者何以都不讀

余不能教人作詩然喜勸人讀書有一分學識便有一

分文章但得古今十分貫穿自然才力百倍相識中多有天性自能詩者然學問不深往往使才不盡多讀書則胸次自高出語皆與古人相應一也博識多知文章有根據二也所見既多自知得失下筆知取捨三也

今人讀書自有通病好以近代議論裁量古人也以俗本惡書校勘古本也胡孝轅朱鬱儀號為多學者也胡公論詩是非老杜詳其學問所自不離李于鱗詩删朱

君校水經精審之極然直以俗本為据意有不安惟小
注云宋板作某字耳以二公且如此何尤乎不學小生
耶小友錢頤仲喜作快語與客論書或稱海岳名言詆
顔魯公頤仲勃然曰吾雖王獻之亦不從何况海岳吾
於時甚訝此語因徵其說頤仲曰公不學右軍耶大令
自云勝父何可信也我時最賞其能言學問未到古人
是非之論且可識之亦不當信甲而非乙若近日妄庸
之人大言無愧讀其書使人笑來淺學一為所誤粃糠

眯目天地易位雖破萬卷惡識先據於胸中終不解一字矣

鍾伯敬創革弘正嘉隆之體自以為得真性情也人皆病其不學余以為此君天資太俗雖學亦無益所謂性情乃鄙夫鄙婦市井猥媟之談耳君子之性情不如此也

王李李何之論詩如貴胄子弟倚恃門閥傲忽自大時時不曾人情鍾譚如屠沽家兒時有慧黠異乎雅流

鈍吟雜録卷三